

<<六角丛书 (第十一辑) >>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六角丛书 (第十一辑) >>

13位ISBN编号：9787802064348

10位ISBN编号：7802064341

出版时间：2007-8

出版时间：光明日报出版社

作者：[法] 莫泊桑 等

页数：282

字数：203000

译者：高慧勤,文洁若 等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内容概要

卡夫卡的作品在全世界得到广泛的共鸣，被认为是具有时代意义的杰作。

他采用的有别于传统的现实主义的写作方法在不同程度上为现代派作家所仿效，甚至加以发展，卡夫卡被奉为现代主义文学流派的鼻祖。

《变形记》是卡夫卡最早的短篇小说之一，小说深刻而生动地揭示了人与人关系的冷漠，描绘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现象以及人对自身生存状态的困惑、恐惧和迷惘。

小说充满象征、梦幻、隐喻、夸张的手法，虽总体荒诞却细节真实，语言明晰、简练，又极其精确。

本书由著名翻译家叶廷芳等根据德文版卡夫卡小说翻译。

作者简介

弗兰茨·卡夫卡（1883 - 1924）奥地利小说家，一九零四年开始写作。

被誉为二十世纪文学史上的杰出人物，现代文学的鼻祖。

作品大都用变形荒诞的形象和象征直觉的手法，表现被充满敌意的社会环境所包围的孤立，绝望的个人。

<<六角丛书（第十一辑）>>

书籍目录

判决变形记司炉在流刑营在法的门前布雷齐亚观飞记布鲁姆费尔德，一个亡年纪的单身汉猎手格拉胡斯豺狗和阿拉伯人铁桶骑士万里长城建造时十一个儿子给某科学院的报告乡村医生饥饿艺术家夫妇地洞女歌手约瑟芬或鼠众乡村里的诱惑中国人来访巷战普罗米修斯一道圣旨招魂会议无言的哀求信号绿龙的造访猫与鼠的对话统治的魔力爱的险境士兵的权力准新郎与饿狼马戏场里的出水芙蓉坑道下的家庭歌声的诱惑误人荆棘丛少女的羞涩新灯在阁楼上在墓穴里做客棺材包厢里的奇遇夜行船的惊讶室内滂沱女人的力量教堂里的“紫貂”恐惧

章节摘录

第三章 刁狐狸逃跑了 侦察员的话还没说完，那支小队伍的领导人已经出现在他们的眼前。老印第安人警觉的耳朵听到的，就是他们这支队伍的脚步声。一条像被鹿常走而践踏成的小道，蜿蜒穿过前面不远处的小峡谷，直通到小河边——此刻白人侦察员和他的红种入伙人在歇脚的地方。

那一小队旅人就是沿着这条小路慢慢地朝这儿过来的。

在这森林深处，他们的出现引起了极大的惊异，站在同伴前面的侦察员，立刻迎上前去。

“来的是谁？”

“侦察员一面问，一面随手把枪架到左臂上，右手的食指扼住了扳机，但是脸上丝毫没有露出威吓的表情，‘这儿是荒山野林，到处是野兽、危险，你们是什么人，跑到这儿来？’”

“是教徒，也是支持法律和英王的人，”骑马走在最前面的人说，“我们一大早就开始赶路，在这林子里转，什么也没吃，现在已经走得筋疲力尽了。”

“这么说，你们是迷路啦？”

“侦察员插嘴问道，‘而且还感到了迷失方向是多么狼狈吧？’”

“新来的少校回答说：‘现在我只要告诉你一点就够了：我们听信了一个印第安向导的话，让他带我们走一条虽然偏僻但比较近的小路，结果上了他的当。’”

总而言之，我们连现在到底在哪儿也搞不清了。”

“一个印第安人在森林里迷了路！”

“侦察员怀疑地摇着头说，‘在这太阳晒焦树顶，河水漫到岸边的时候？’”

他看到每棵山毛榉上的青苔，就知道晚上北斗星会从哪儿升起，他也会迷失路？”

这林子里满是鹿踩出的路，人人都知道，这种路总是通向小河或山泉；就连天鹅也决不会飞到加拿大的河边去！”

一个印第安人会在霍里肯湖和这条小河之间的地方迷路，这可怪了。”

他是个莫霍克人？”

“他原不是莫霍克人，可是后来入了这一族；据我所知，他的出生地还在北边一些，按你们的叫法，他是个休伦人。”

“噢！”

“侦察员的两个同伴异口同声地惊叫起来。”

在这之前，他们一直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显然对眼前发生的事毫不关心，但这时却不再保持沉默，吃惊得倏地跳起身来。”

“一个休伦人！”

“那个强健的侦察员又重复了一句，他再次摇了摇头，公开表示怀疑，‘不管归化了谁，他们生来就是贼坏，除了做骗子和流氓以外，你别想他们会干出什么好事来。’”

我倒觉得奇怪，既然你相信了这个部落的一个家伙，怎么竟没有遇上他的更多的同伙。”

“如果你在军队里服务——我判断你可能是个侦察员，那你应该知道，英国皇家军队里有个第六十团。”

“六十团！”

说起驻美英军的事，我很少有不知道的，尽管我穿的是猎人衣服而不是红色军装。”

“好啊，那你一定知道那个团里的少校叫什么名字了？”

“那个团里的少校！”

“猎人打扮的人非常自傲地挺直身子，说，‘如果说，在这一带有个认识爱芬汉姆少校的人，这个人现在就在你的面前。’”

“那个团里有好几个少校哩，你提到这位是年纪较大的，而我说的他们当中年纪最轻的一个，那个担任威廉·亨利堡警卫队队长的。”

“是的，是的，听说有一位从南部某省来的很有钱的青年人担任了这一职务。”

我觉得，对这样一个官衔来说，这个人也太年轻了，在他指挥之下的不少是头发开始花白的人哩；不

过，听人说，他是个很有才干的军人，而且也很勇敢！

“不管他是怎么一个人，不管他是否和他的官衔相称，现在和你说话的正是他。当然，你也就用不着再害怕他是个敌人了。”

“侦察员惊讶地注视着海沃德，随后脱下了帽子，虽然他已不像先前那样满怀自信，但还是有点将信将疑地说：“我听说，今天早上有一支部队离开爱德华堡驻地，往湖边开去了。”

“你听到的是事实；不过我喜欢抄条近路，所以我听信了刚才说的那个印第安人的话。”

“结果，他骗了你，接着又逃走了？”

“我相信，两者都不是；后一点肯定不对，因为他现在还在我们后面哩。”

“现在，你回到你的向导那儿去，”鹰眼又回头对海沃德说，“用谈话来缠住他；刚才这两个莫希干人会把他逮住的，连他身上的花纹也不会碰坏一点。”

“不，”海沃德骄傲地说，“我要亲自去逮住他。”

“咄！”

你骑在马上怎么对付得了——一个林子里的印第安人呀？

“我会下马的。”

“你以为，他看到你一只脚离开了马镫，还会等着你另一只脚也抽出马镫吗？”

不管是什么人，来到这种林子里和土人交手，要是他想要取胜，就得按印第安人的办法行事。

所以，你还是去和那家伙谈谈吧，要装出你相信他是你最忠实的朋友那样。”

海沃德终于去了。

侦察员等他一走，便立刻和那个早晨自作主张地参加到这支旅行队里来的陌生人，高声谈论起来。

在走过那两位姑娘的身边时，海沃德又向她们说了几句壮胆的话；他高兴地发现，虽然她们经过一天的劳累，显得很疲倦，但看来她们还是相信，眼下的困境并不是出了什么突然事故。

他又对她们说了理由，要她们相信他现在只不过在忙于商量今后的路线问题，随后便催马向前。

在离印第安差役几码处，他又勒住了马缰，那个脸色阴沉的家伙仍然一动不动地靠在树上。

“你看，麦格瓦，”他竭力装出坦率和友善的样子说，“天已经在黑下来了。”

可是我们离威廉·亨利堡，仍比不上离今儿早上出发的韦布将军的驻地近。

你迷了路，我的运气也不好。”

不过，幸亏我们遇上了一个猎人——你听，他正在和那位歌唱家谈话哩，他认得这森林里的鹿径和小路，而且他答应带我们到一个地方去，我们可以在那儿安全地过上一夜。”

印第安人目光灼灼地盯住海沃德的脸，用生硬的英语问道：“他只一个人？”

“一个人！”

海沃德支吾着回答说，撒谎对他来说太生疏了，不能不使他露出一副困窘的模样，“哦，不！”

当然不是一个人，麦格瓦，你知道，还有我们和他在一起哩。”

“那么刁狐狸可以走了，”印第安差役回答说，一面冷冷地拾起放在脚边地上的小背包，“白脸孔也就可以只看到和自己一样的白脸孔了。”

“走？”

你说的‘狐狸’是谁？”

“这是麦格瓦的加拿大父亲给他取的名字，”印第安差役回答说，对这个绰号流露出一副骄傲的神情，“只要孟罗在等着他，在刁狐狸看来，晚上和白天是一样的。”

“那么，当威廉·亨利堡的司令问起他的女儿时，狐狸将怎样给他回答呢？”

他敢告诉那位急性子的苏格兰人说，他的两个女儿都留在森林里吗？”

一个带路的人也没有，而麦格瓦原来答应做向导的呀！”

“尽管那个白头发首领，声音很响，胳膊很长，可只要狐狸待在林子里，就听不到他的骂声，挨不到他的打了。”

“可是，那些莫霍克人会说什么呢？”

他们会要他穿上裙子，吩咐他和女人一起待在棚屋里，因为他们再也不会托付他去干男子汉的事情了。”

“狐狸认识去大湖的路，他会找到他祖先们的尸骨的。”

<<六角丛书（第十一辑）>>

”印第安差役冷冷地回答说。

“好啦，麦格瓦，”海沃德说，“我们不都是朋友吗？

我们之间有什么好争吵的？

孟罗答应过你，等你完成任务后要给你报酬，我也要重重谢你哩。

你歇着吧，打开背包先吃一点。

我们还有点时间，别像个爱吵嘴的女人那样把它给浪费掉了。

等那两位小姐休息好了，我们就上路。

” “这些白脸孔在他们的女人面前就都成了狗，”印第安差役用自己的土语咕哝着，“她们要吃喝时，战士就得放下战斧去侍候她们。

” “狐狸，你在说什么？

” “我说：‘好的。

” 印第安差役锐利的目光盯着海沃德的脸，但当和对方的目光相遇时，立刻就转向了一旁；他不慌不忙地在地上坐了下来，先小心地、慢慢地朝四周看了一会儿，然后拿出一些原先吃剩的干粮吃了起来。

“这就对了，”海沃德接下去说，“这样，明天早上，狐狸就会有力气和好眼力来找路啦。

”说到这里，他停了停，因为附近的树丛里传来枯枝的折断声和树叶的沙沙声，但他立刻又沉住气，继续说道：“我们一定得在太阳上山之前动身，要不，我们说不定会被蒙卡姆的人挡在半路，回不了威廉·亨利堡。

” 麦格瓦突然将手从嘴旁放了下来，虽然他的眼睛依然盯着地面，他的头却转到了一旁；他的鼻孔张得老大，耳朵也仿佛比平常显得更直，显出一副紧张地注意着的样子。

海沃德一面警惕地注意着他的一举一动，一面装做漫不经心地从马镫中脱出一只脚，同时一只手伸向腰间的熊皮手枪套。

一切要想探出印第安差役的念头的努力，几乎都毫无结果，只见他那颤抖的目光，不停地在各种东西上转，但也可以说并没有在动。

正当海沃德犹豫着不知下一步该怎么办时，狐狸却小心翼翼地站了起来，动作是那么缓慢和谨慎，一点儿声音也没发出。

海沃德感到，现在已经到了非行动不可的时候了。

他一条腿翻过马鞍，下了马背，决心要凭自己的勇气和力量来逮住这个背叛的向导。

但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惊慌，他依旧保持着一种镇静和友好的神态。

“刁狐狸不吃啦？

”他也用了这个他看出最能投合这印第安人的虚荣心的称号，“他的玉米饼没有烤好，而且，看来好像已经发硬啦。

让我看看，也许在我的干粮袋里，能找到一些他爱吃的东西哩。

” 麦格瓦递过背包来接海沃德给他的东西。

他甚至让对方的手碰到了自己的手，丝毫也没有流露出不安的神色，也没有改变一下他那时刻警惕着的表情。

但当他感到海沃德的手指，在轻轻地移向他赤裸的手臂时，他猛地甩开少校的手，发出一声尖叫，纵身一跃，钻进了对面的树丛。

紧接着，钦加哥涂着花纹的身子，像个幽灵似的从树丛中冲出，穿过小路，迅速地追了上去。

接着又听到了恩卡斯的一声喊叫，同时，只见森林里突然火光一闪，侦察员的步枪也随着发出一声尖锐的声响。

……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